

苹果之乡

平凉市静宁县第一中学高二(8)班 张平平 指导老师 李佩佩

的掌纹如犁沟般深刻进岁月，他们的脊背被高原的烈日锻成了大地上的铜像。

我想，我们的父辈，就是静宁版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先民。四十年前，面对“苦瘠甲于天下”的生存困境，他们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——向这片贫瘠的土地要未来、要希望。土薄缺水，他们就改良土壤、背土挖窖，像呵护婴儿般培育果树。正是这份执着的坚持，让黄土荒原变成了闻名全国的“苹果之乡”。苹果的甜，是汗水落入泥土的回响，是一代人用青春换来的胜利。它告诉我们：没有绝望的处境，只有不肯坚持的人。

第二重味道，飘着墨香，是“知识浇灌出的希望之甜”。

在我们静宁，有一个无比动人的景象：秋天的果园里，是红彤彤的丰收；果园旁的窗台下，是孩童琅琅的书声。这两幅画面，从来紧密相连，构成命运的共同体。我们都知道，那满树的苹果意味着什么——意味着新学期的学费，意味着

着父母舒展的眉头，更意味着我们走向远方的底气。苹果树，是我们的“经济支柱”，它支撑起的，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梦想和希望。我们的父母，用最朴实的行动支持着这个梦想——他们把一颗颗苹果换成钱，再把这些沉甸甸的希望，投资在我们的未来上。因此，苹果的甜，也是有形的果实化为无形阶梯的甜。它甜了我们求知的现在，更甜了我们每一个静宁学子无限可能的未来。

这小小的苹果，何其沉重，又何其珍贵！它是父辈的“功勋章”，也是我们心中的“种子”。无论将来走向哪里，我们的根都在这片黄土之中。“静宁甜”将是我们思乡的慰藉、自豪的底色——“我来自静宁，中国苹果之乡，一片孕育坚韧与希望的沃土！”

热爱家乡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它始于理解这枚苹果背后的艰辛，成于我们从这片土地汲取的力量，去反哺故乡，让它变得更甜、更美、更富强！

幸福是种甜

天水市第三中学
高三(6)班 杨恬
指导老师 杨岁虎

老式躺椅上躺着一位老人，老人手里握着上世纪流行的烟嘴，烟槽里点着老人自己种的烟叶，烟迎着风吹向院子。

院子里种着一株葡萄，藤蔓下有个小孩一直盯着那几颗零零散散的绿葡萄。“别盯啦，再过些天才能吃。”老人满眼宠溺。“爷爷，你说它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不能吃啊？我都等了这么多天了。”

小时候，我说过一句话：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葡萄，我以后要种一大片葡萄，天天吃。爷爷笑了说：“再怎么好吃也不能天天吃啊，虫子会咬你的小肚子的。”有个亲戚，他家是种葡萄的，葡萄品种特别好。爷爷蹬着三轮车到亲戚家挖了一株葡萄苗，回家的途中爷爷顺路把放学的我也接到他的小院。我指着那株幼苗问：“爷爷，这是什么呀？”“等它长出叶子结出果实你就知道啦。”爷爷总是陪我一起幼稚，他是我小时候最好最亲的玩伴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幼苗发芽长叶了，我一眼就认出那是葡萄叶！我高兴地围着爷爷转圈圈。葡萄藤越爬越高，爷爷的腰却越来越低，他的脸上早已爬满岁月的影子。由于学业的原因，去小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但每年爷爷都会摘好多串葡萄给我送过来。不知怎么地，总觉得没了小时候的味道，慢慢地，我都快忘了自己小时候是多么喜欢吃葡萄。

暑假好长，快开学那几天我去了爷爷的小院。一进小院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串既大又红的葡萄，爷爷和记忆里的一样还是坐在那把躺椅上，手里握着被烟熏得黢黑的烟嘴。“爷爷，少抽烟。”爷爷冲着我笑，那笑容和小时候一样，是那样的和蔼可亲。爷爷指着葡萄说：“你看，还给你留着几串呢，我专挑最大最圆的给你留着，就等你回来吃。”他好像早知道我会来。爷爷拿出剪刀想剪下来，但葡萄藤好似在逗爷爷，故意让他够不着。我接过爷爷手里的剪刀说：“您坐那吧，我来。”我踮起脚尖，小心翼翼地剪下来，生怕弄坏爷爷专心为我留下的“爱”。多年过去，一切好像都变了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那天，我和爷爷聊了好多小时候的趣事，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午后，也吃了很多葡萄，比以往吃得都要甜。

老家那棵核桃树

天水市第三中学高三(5)班 张紫涵 指导老师 杨岁虎

我家地里，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核桃树，站在山上，一眼就能看到一大片平地里那棵核桃树。

小时候，爷爷奶奶去地里干活，总喜欢带上我一起“锻炼身体”。他们俩听着秦腔埋头干活，核桃树就成了我唯一的玩伴。我喜欢拉着树枝摇，就像荡秋千一样，树枝好像要把小小的我抛上天。我总想着把我抛高点，高到可以看到天边，那样我就可以看到爸爸工作的地方了。

秋风乍起，核桃绿绿的、圆滚滚的，砸在头上就会听到“咚”的一声，脑袋里“嗡嗡”响。大人们打核桃的时候，我们小孩总是跑得远远的，打完一轮后才会一窝蜂涌上去捡核桃，我妈就会说我们“像饿了三天的小猪一样”。核桃需要把表面的那层绿皮去掉，硬壳才会出现，这样才会有人买。我们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吃完饭，就要帮忙去皮了。我妈总喜欢

边看电视剧边干活，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就会盯着手机屏幕，只有我奶奶手里干个不停，时不时提醒我们一下。

卖核桃，我感觉很痛苦，当然收钱和回家的时候除外。奶奶倒挺乐观，有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感觉。她总是很沉稳，而且总在我绝望的时候就会有顾客来，这让我一度怀疑她有种神秘的力量。而这种力量，确实应该藏起来，怪不得奶奶总闭口不谈。

后来，我去市里上高中了。学校是住宿制的，第一次离家那么长时间，与一堆陌生人在一起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我告诉自己，已经长大了，应该去习惯这些不习惯，但现实告诉我，我还是个小孩。炎热的太阳，酸痛的脊背，夜晚吵闹的说话声，在不熟悉的环境里，我就像是热锅上的水珠，哪儿也放不下。吃饭只找初中同学一起，一天到晚说不出来几个字，心



情仿佛比身体更煎熬。我又开始胡思乱想，想家，想人，想学校突然放假，想放假回家去姑姑家玩，去拽核桃树玩……终于军训结束了，回到家的我，像打开了阀门的洪水，几天的苦闷、委屈全都和眼泪一起涌了出来。

我去了地里，看到爷爷拿着斧子在砍核桃树。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大的树砍倒？或许砍不倒爷爷就放弃呢？毕竟这棵树是他年轻时候种的，陪他这么长时间了。这个想法被奶奶掐灭了，她说树太大，旁边的梨树都长不大了。得把遮蔽梨树的伞砍了，梨树才能长大。

哦，我也要学会长大了。

我的理想

兰州树人中学七年级(3)班 石书赫

儿脸上的灰尘。旁边，另一位年轻的队员正屏息凝神，用一把细毛小刷，一点一点地扫去一枚刚露头的小小陶片上的浮土。他们的专注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凝结在那方寸之地。就在毛刷轻轻拂过的一刹那，泥土的灰褐色下，一小片温润的古陶色悄然显露，在斜阳的映照下，竟闪烁着一种历经千年时光洗礼的、难以言喻的光泽！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攥住了一——原来，这看似卑微的尘土之下，竟沉睡着如此惊人的美丽与秘密！那小小的手铲与毛刷，并非在制造脏乱，而是在进行一场与时光的对话，是拂去历史的尘埃，让沉睡千年的故事重新沐浴在现代的阳光之下。

我情不自禁地靠近探方边缘，目光紧紧追随着那柄在泥土中谨慎游走的手铲和上下轻拂的毛刷。它们看似简陋粗糙，却仿佛拥有着点石成金的魔力。那一刻，我豁然开朗：原来理想并非总是高悬于象牙塔顶的星辰，也未必是聚光灯下万众瞩目的焦点；它更可以像这默默无闻的手铲与毛刷——甘愿俯身尘埃，承受日晒雨淋的磨砺，以最细致的耐心和最温柔的坚

持，去触碰那被时光深埋的脉络，去唤醒大地深处失落的回响。它们每一次微小的刮削，每一次轻柔的拂拭，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解开一个古老的谜题。

自那次参观后，我的“珍宝库”里，悄然多了一把迷你的手铲模型和一柄细密的毛刷。它们静卧在那里，不再是普通的科学学具，而成为我理想无声的锚点。每当指尖拂过它们冰凉的金属或柔软的毛尖，心中便涌动起一股沉静而坚定的力量。我仿佛看见，在未来的某片广袤大地上，我也将手持这样的工具，如同一个虔诚的时光拾荒者。我的理想，就是成为那个在尘土飞扬中执着寻觅的人——用这小小的手铲与毛刷，拂去岁月的厚厚积尘，让深埋地底的青铜重新闪烁幽光，让破碎的陶片讲述完整的史诗，让沉默的骸骨吟唱古老的歌谣。在无数个俯身叩问大地的瞬间，在拂去千年尘埃的指尖之下，我终将触摸到人类文明最初的脉搏，也照亮自己那颗渴望探寻未知、连接古今的赤诚之心。

这，便是我愿为之倾尽一生的理想——在历史的尘埃中，挖掘不朽的星光。

墨韵

环县第五中学九年级(11)班 徐雯睿
指导老师 许小霞

蝉鸣把夏日抻得漫长，父亲总在案前临帖。宣纸上墨痕漫开，如春日溪流漫过青石板，洇出深浅错落的幽蓝。

“来试试？”他推过一方砚台，墨锭在水里打着旋，漾开云絮似的晕。我攥着笔，手腕抖得像风中芦苇，写出的笔画歪歪扭扭。父亲却笑了：“笔要像牵牛，得顺着它的性子走。”

他教我悬腕，指尖悬在半空时，阳光从窗棂漏下，在砚台上映出细碎光斑。墨香混着院里的栀子气息，父亲带茧的指腹抚过我僵硬的手腕，声音温厚：“中锋行笔，就像人走路，脚跟得稳。”

我写“永”字，点画总像砸落的石子。父亲不言语，只蘸饱墨在废纸上写。捺画收笔时，他手腕轻顿，墨色由浓转淡，如远山隐入雾霭：“你看，笔也有呼吸。”

后来暴雨倾盆的午后，我们在廊下铺纸。雨水敲打着青瓦，我忽然写顺了竖钩，笔锋挑出时带起一丝飞白，像檐角垂下的雨线。父亲放下笔，砚台里的墨在雨声里轻轻晃动，他眼里漾着笑意：“墨会记得你的力气。”

如今砚台仍在窗台上，墨锭的棱角已被磨得温润。想起那个夏天，蝉鸣、墨香和父亲的声音，都凝在宣纸上，成了一阙最清润的韵。

